

## 山西六郎庙壁画中的艺术特征与农业科技

史宏蕾 高 策

位于太原市区的六郎庙现名聚贤观，始建于明初，已无从考证，大殿脊搏题记重修于明代万历四十一年九月。戊子年全真教龙门派二十三代玄裔弟子张宗健道长募资重修，对六郎庙的三间硬山顶结构建筑进行修缮，为此保护了东西山墙上的明代寺观壁画。同时还修造其他殿堂、山门及钟鼓楼，遂整体命名为聚贤观。

现存六郎庙位于聚贤观后殿，仍以旧名作题。殿内供奉了司雨天神范六郎、唐代镇国大将李靖、驱瘟治蝗大神张六郎三位神祇。此庙也正因有两位神祇名为六郎而得名。

### 1. 六郎庙壁画的艺术特征

六郎庙壁画分布于东西山墙两侧，两幅壁画呈对称构图。主要分作上中下三层，与一般的寺观壁画构图较为不同的是，壁画上下人物尺寸较为悬殊。上部最高的神祇约 0.55 米，下层人物高 0.12 米，这在别的寺观壁画表现中并不常见。整个东壁长 5.5 米，高 2.43 米。西壁与其尺寸相符，两墙壁画面积 26.73 平方米。东壁上部北端为半截门楼建筑，门前站立身着红色宋代官服之人。在其南边有司风雨女神行云布雨，东壁上部最南端一老人和二鬼使者正在放绛，画面中的七色彩虹自二鬼卒手中划弧而出，搭成彩色虹桥。彩虹下还有一组敲打吹呐的人物正欢庆喜雨之事。由此可见，在明代，太原地区干旱之事常有发生，祈雨是当地百姓民俗活动中重要的仪式科目。东壁中段画有大量的骑马以及骑龙的神祇，这些人物腾云驾雾，行进在舒卷的云雾之中，其中有头戴黑色幞头，身着绿衣作行雨状的正是司雨天神范六郎。在西壁的上部北边同样是一座庭院，门口侍立二人。上部中段画雷公、电神大兴法事。西壁中间部分由于长期被雨水浸透已模糊不堪，难以具体分辨，从残留细微的遗痕来看，也是骑龙以及骑马的众神祇，中间之人着装与范六郎近似，应是治蝗大神张六郎。东西整墙壁画的下半部分描绘了农耕稼穡之事，画面自东墙南边开始，将当地农业耕种当中的播种、锄草、收割、脱粒、装运、入仓等情景进行了完整表现。画面使用连环画式的走读图式，每一个场景既是独立的情景，同时又用山水桥石等配景进行了整体联系，使得

整幅壁画更加统一协调。

作为一墙深藏于偏远村落的民间募资绘制的寺观壁画，六郎庙壁画在规模和形制上自然不能与皇家斥资修造的大型庙堂壁画相比，但这丝毫不影响其艺术的表现。无论是人物的刻画或是色彩的运用都一丝不苟，沿袭了宋元山西寺观壁画之精丽与华巧。中国画最重要的造型手段就是线的应用，在六郎庙壁画中，将莼菜描、铁线描和兰叶描等诸多线条溶于其中，极为丰富地将人物、山、水、云、石和树木的量、质感加以表达。用色方面，六郎庙壁画同样是青绿色为主，人物间配合运用朱砂、赭石等暖色，整体用色较宋元壁画更为艳丽，使得明代壁画从艺术效果看与前朝壁画相比不够沉稳。在造型上，六郎庙壁画的神祇虽然继承了宋元壁画粉本，但画面下部劳动场景的人物刻画却是发自原创，无论是耄耋老者或是垂髫孩童，都洋溢着浓郁的地域风情。这也是六郎庙壁画较为独特的造型艺术的外在表现。

### 2. 六郎庙壁画中的农业科技

六郎庙东西墙壁画最下端的农业耕种图像，在 2009 年太原市文物普查时被发现，初步命名为《春秋收图》，在图中展现了当时农民使用的锄头、耒车、犁、耙、镰刀、风扇车、磨盘、颍篮、礮碓、簸箕、斗具和扫帚等十余种耕种收割的农具。

画面东壁下部南端为开始（第一个场景），有三人，右起第一人为农妇，手把一柄瓠种。这种工具主要在北方使用，用于点种豆类 and 谷类，而民谚中也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之说。该工具用瓠瓜壳（葫芦）制作而成，前面安装一尖嘴小孔，上面用木柄套入。劳作时在田中拖行走动，并用木杆敲击使种子自尖口处流出。农妇的前方是一名持鞭扶犁的农民，最为生动的是套犁而行的黄牛脊背突起，奋力向前，表示出此处的土壤非常干燥夯实。在牛的前方有一名肩扛耒车正回头凝视耕牛犁地的农夫。壁画当中的耒车描绘得非常严谨认真，其中的构造包括耒架、耒斗、耒腿、耒铧一应俱全。这种耒车在北方主要是播种和施肥之用，其原理是利用畜力牵引，一人在后手扶耒柄，边走边摇耒车，使种子撒在田中。壁画在情节选取上动静结合，人物疏密布局得当，在农业科技

的描述当中将北方地区开垦播种之农事予以全面展示,如不是画工对劳作生活细心观察或体验,是不能将其中的情景描绘得如此写实的。第一场景应该称作《播种图》。由于第二场景已经完全剥落,但从第三场景《锄草图》来看,第二场景应该是《保苗灌溉图》,原因是在剥落的画面北侧有一座小型石拱桥残留,桥下流水潺潺,而此处的描绘从同类的壁画推测主要是一些利用翻车水力来进行灌溉的场面。第三场景《锄草图》绘制了两个人物,一头戴草帽的老者肩扛锄头,锄头上面系装饭的陶罐,身后一名孩童手挽水罐,正回头看跟在后面的黑色小狗,画面生活气息浓郁,情趣盎然。画中的锄头与现在农田所用锄头一般无二,由此可见,北方农具的器型在明代已经基本定型。第四场景三个人物,中间是一老者手持一片禾叶正在向肩扛犁的小伙子问话,左侧中年男子侧首倾听二人的对话。老者手中的禾苗业已枯萎,似乎在征询着年轻人庄稼病害之事。而年轻人用手指向前面似乎在告诉老者病害的地点。这幅图当中最具科技价值的就是年轻人肩上的犁,这具犁与《耒耜经》及《农书》中描绘的并不完全一样。主要的几个构件中,“梢”是直的而非向外弯曲,“箭”插入“辕”中但并未出头,因此,也没有了“评”和“建”两个部件,而“辕”和“底”与《农书》中的构建完全一致。这种绘制并不代表作者是主观臆造,如果画工不严谨,在其他农具的描绘当中自然能够体现出来,从本图来看只能说明当时的农具有地域性的,并不是各地所有的农具都是统一形制,当地的农民会根据具体的农事对工具进行改良,这样更加便于农业生产。此外,图中场景看似没有具体的农业劳动,实则通过画面中的“问答”透露出农业虫害这一重要的环节。因此,这个场景应该称作《问害图》,这也是东壁最后一个情节。在此图中只有扛犁的年轻人向前(墙壁画面的南)走,与画中所有的人物行进方向相反,这样的处理符合了绘画构图前呼后应的原理。既代表了卸犁回家的状态,也代表了耕种之事就此结束,画面的构思极其巧妙。

西壁下部北端的第一个场景如果按画面的顺序,应该是《收割图》,但画工却将热闹非凡的《打麦场上作业图》展示在我们面前,画面当中共绘制了八个人,分为三组。第一组最北边,两名妇女手持簸箕正筛选谷物,而一名妇人抓着一只正在偷吃粮食的鸡,躲在角落的一名身着华服的女子看着发笑,此情此景非常具有戏剧性。而妇人脚下立着一柄看似短连枷的工具,在其上端系着一个锤头,这个农具在

《农书》和其他古籍当中并未有述,应该是类似于臼杵一类的农具,或者是当地自制的一种脱粒工具。而其整体的形状又酷似整地工具“耨”。第二组是两个人物在风扇车上作业的情景,一人站立车上往里倒谷物,另一人蹲在风扇车旁手摇风扇轮轴。这架农具专门用来扬弃谷物中糠秕杂物,以清理籽粒。画中的风扇车从外表看主要由车架、风轮箱体、漏斗几个部分组成。其风轮箱体为圆型,这种箱体是宋元以后才有的,早期的风轮箱体是方形的,因内部的风轮轴在转动的过程中与方形的箱体平行会产生阻力不利于工作,遂在发展的过程中演变成为圆形的箱体。第三组是三个人在筛选经过扇车脱粒的谷物,整体的场景将场上作业进行了全面展示。同时,场景中还有碌碡、木锨、扫帚、斗等工具。第六场景是《收割图》,画面中的两个农夫挥舞镰刀正在收割,两柄镰刀则一把朝内弯,一把朝外弯,可谓匠心独运。将《收割图》放在《打麦场上作业图》后面并非是绘制错误,画工只想将农忙的情景同时展示出来,寓意着收割和脱粒并重。在《收割图》后则是绘制了《搬运麦垛图》,有肩挑担禾的,还有用牛车驮运的,画工极尽所能地展现场景中的农事情节和工具。第八场景同样是脱粒情景的场上作业《碌碡图》,画面中一位农夫持鞭,一头健壮黄牛拉着碌碡压场,而一位妇人正执帚清扫场外的粮食。图中的轴架、碌碡、牛轭一览无余。画工在描绘这一场景时特意在左下角绘制了一名持折扇的男子,正坐在一旁监工,可谓意味深长。最后一个场景《装粮入仓图》,同样画一台风扇车,只是角度与此前不同,侧面的风扇轮全面地展示给观众,将脱粒后的出口进行表现。此外,画面中绘制了大量的装粮食布袋,与20世纪70、80年代农村的手工布袋完全相同。画面还绘制囤放粮食的仓库,整个西壁绘制了农民收获后的场景。

六郎庙壁画不仅绘画技艺高超,还在农业科技的表达上不遗余力地进行展示,将北方农耕稼穡之事图绘于一墙之上,这在同类壁画中较为罕见。明代画工对生活写实的记录态度为现代农业科技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地方科学思想史研究”(05JJD720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太原科技大学艺术学院)